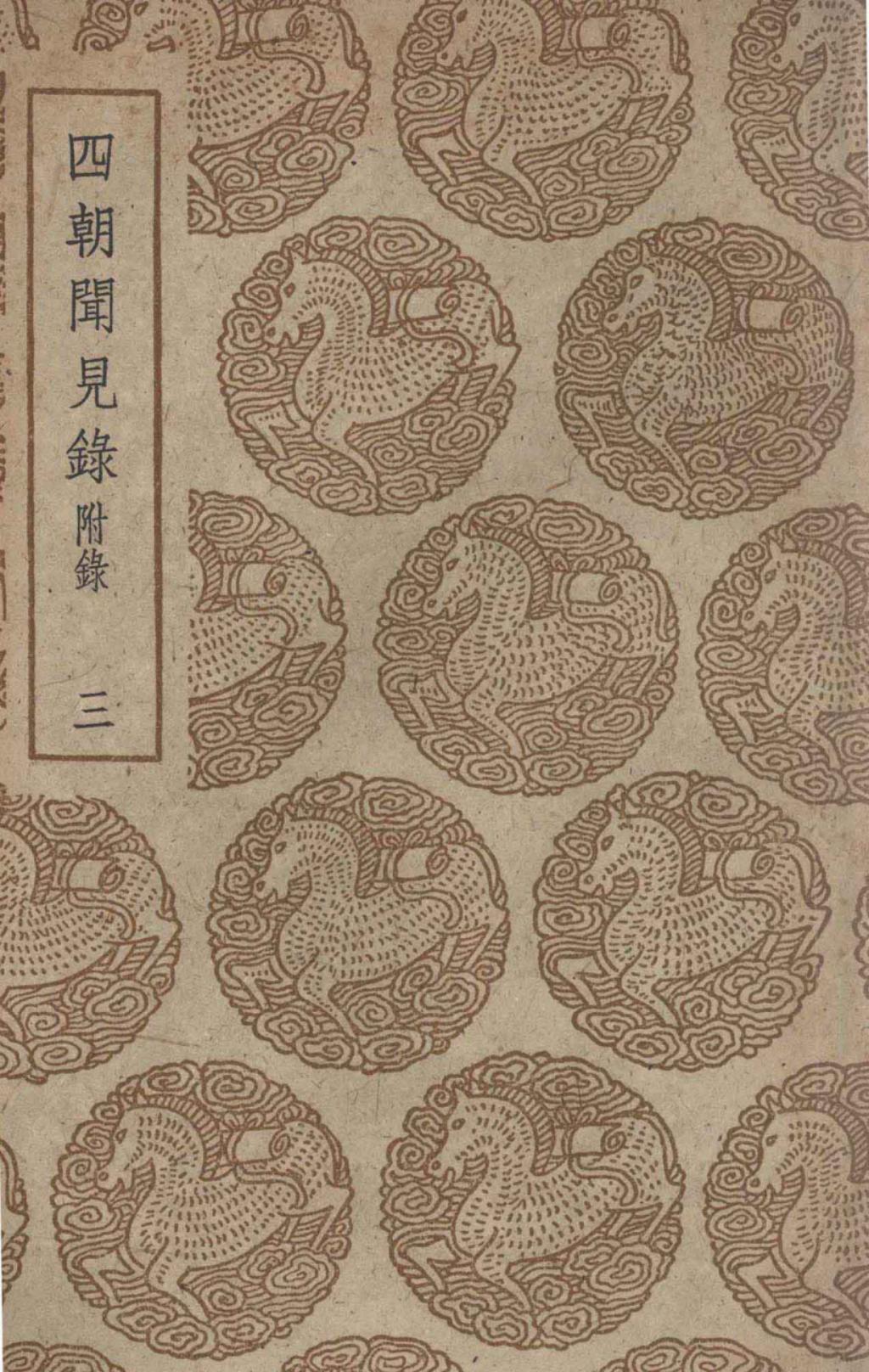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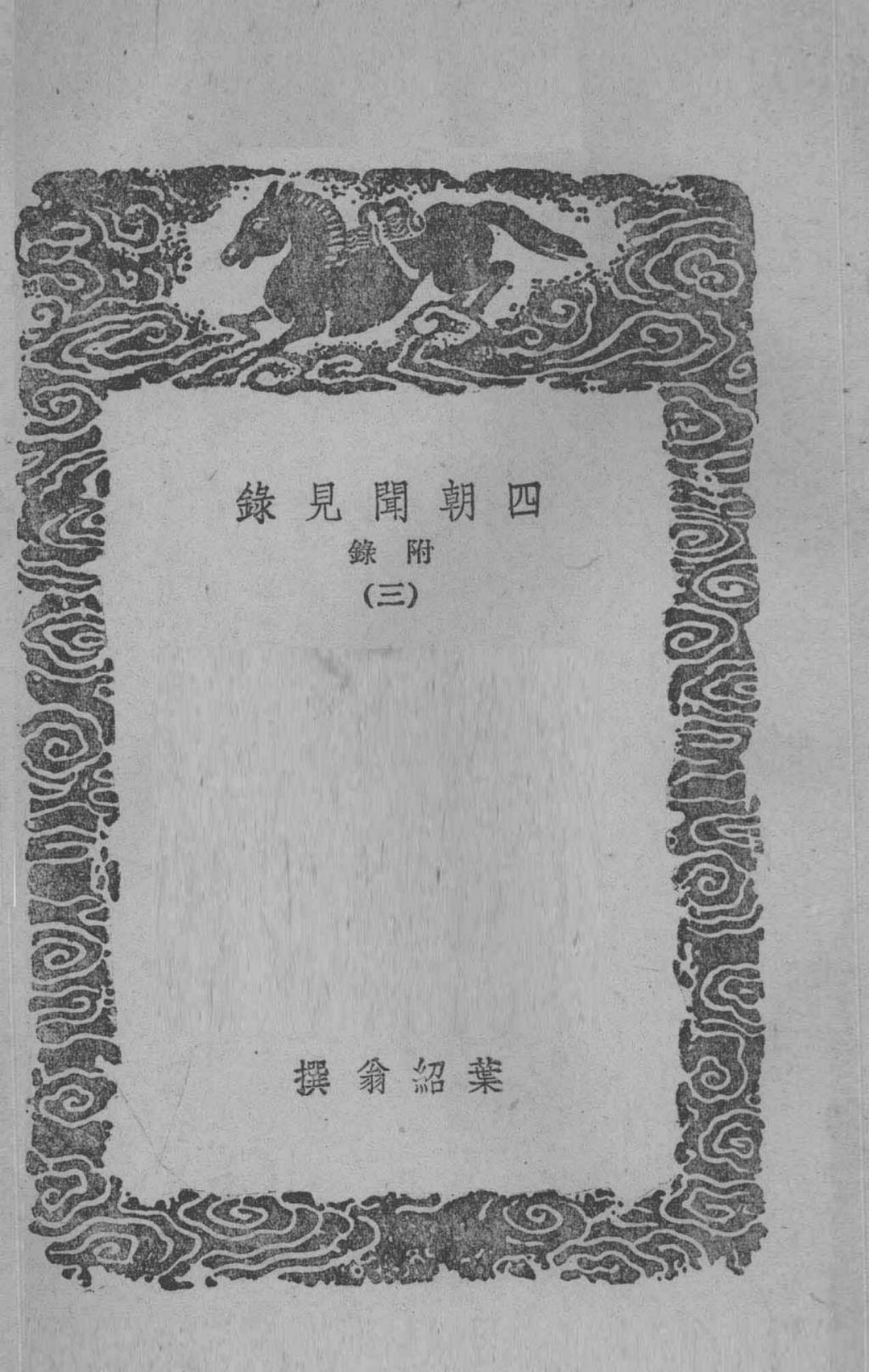


四朝聞見錄附錄

三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三)

葉紹翁撰

叢書集成初成編
(本印補)
四朝聞見錄附冊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葉紹翁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众文化印刷廠印刷

四朝聞見錄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蠶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嫖姚。而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勳。外攝威靈。內殫謨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遽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迨國論之初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渺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殯我絲綸。襚之玉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是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聞幽明之際。尙惟泉壤。歆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興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

修車備器之詞。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粹編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篇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械，其誤甚矣。嘉泰間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韻語原韻一作，起句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壁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讐。累詞殆將數百。予侍叔父貢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摹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僞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昏巨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尚期決戰。同享升平。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閒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曉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具登其號于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腎烹而薦酒。又擒其

魁用火尺烙其背爲棊笛琴線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頗能書嘗爲其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罪且謂再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雪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雪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孺一作孺憐之爲代納六萬云【原注】其詳見李常簿著諡議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爲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倜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間守和州敵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爲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飾益具巡城埠徧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爲韓黨坐安置州虎既貧不能將母以往未幾誦所聞訃號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甓疾屢召不起雖舊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喏于庭而去

田俊邁【原注】事略見前集

俊邁當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

要俊邁。呆縛俊邁往。其子訟父冤。呆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謚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馨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

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衛涇、李璧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遂以鐵鞭擊死之矣。原注 訢韓本未已載丙集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劄奏輒瀝

危衷。仰干天聽。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馨勤勞。第以輕信妄爲擅起兵端。蹂踐沿邊郡邑。室廬焚毀。衣食破蕩。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蠹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白。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

任云云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于免冊庸敷告于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于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盪之義用荅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已而妄爲敗累世之懼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旣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尙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圖于終吉往哉其一作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拂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沈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塞謗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乘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餽覆而任何以

勝暨權臣輕啓于釁端與鄰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竭于糧餉邊城瘠于干戈誰無憂時之恩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橈棟尙不亟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

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

一作正

和爲宰迎勞于郊自強太息曰賢姪賢

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大恩雪涕而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侂胄憲聖女弟魏夫人實侂胄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妄嘗器重之謂侂胄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開國圭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不敢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爲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諷圭玩已而又以圭平日無狎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調闕知韓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胄約以來日從官來見當延接自強不測其意明日又漫往侂胄于羣從官中前設褥拜自強云許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卽交章特薦入臺不期年遂拜相云

原注圭事已載前集

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學有善司聽者聞鼓聲謂學中永無火灾亦不出宰相久之自強破讖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彥清亦往候自強憐其遷調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不記光澤之事乎真文忠銘彥清墓謂其不趨附自強此殆過也文

忠中宏博由劍南判官召入爲國錄寓于圭之酒官舍卽今之清風坊彥清實于是年見自強子所目觀

一作
親目云。

臣竇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因于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告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

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循禮法

一作率

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侍禁密見其平

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覩有裨補侂胄所宜銜

一作仰

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一而席豐膏

梁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議己者乃首借臺諫以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密啓實出己私而姦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臺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之公選人生之親擢論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非

一作不

陰授風旨而每

告陛下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已。必加擅斥。以專擅朝政。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末之策。撰造間諜。輕絕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胄交通狎昵。蹤跡詭祕。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胄旣奏一作薦爲殿巖。

又納賂以縱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鄰以畔。人尤不能無疑于侂胄。而侂胄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致皇甫斌之敗于唐州。李汝翼敗于符離。商榮敗于東海。郭倪敗于儀真。郭倪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歟。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旦起于筆吏之賤。侂胄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駿駿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爲不專。假寵使令。如賈璵。丁稷。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爲御帶。爲知閣門。爲樞密都丞。至秉旄鉞。此秦檜之所不敢爲。而侂胄敢爲之。師旦何知。習利亡恥。固其常態。旣爲侂胄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十萬。致敗。案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 侂胄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債帥而責以戰。將途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于人。謂諸將賄賂非所獨得。蓋指侂胄而言。然則師旦之竄。

試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365.com

非專于仲國憲亦侂胄藉之以自文爾抑侂胄之專擅尤有大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侂胄之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縉紳至于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庭曾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爲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迨汎邊連以敗報悉皆蒙蔽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汹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而敵亦以糧乏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死于鋒鏑困于轉輸淪于疫厲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極至于強敵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繫老弱幾數千人填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

十餘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數十一作百萬生靈之命皆侂胄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

敵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爲言使侂胄本無邪謀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閒惟容惟遇報稍希輒爲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國而縱侂胄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爲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侂胄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強鄰提孩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于積

威曾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疎遠仁似擢長憲府臣雖見具辭免而已。入臺供職，亟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昏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于倪胄，由州縣小官數年閒汲引拔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爲次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倪胄曰：「兵當用，自強亦曰當用，」倪胄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狹之狀，言之幾汚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倪胄自強重賜貶竇，以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爲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爲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帑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內臣王鎔者，實主其事，盜竊既多，潛以奉倪胄，又與李奭、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至倪胄奴隸周筠、凌文彥、陳琮亦皆盜取。當邊事未寧，用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爲利，且有違慈訓。伏乞睿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實爲允當。其李奭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貼子照得蘇師旦因受結託，薦用庸繆，以致敗衄，上誤國事，雖已竇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辜。一作責 乞賜處分。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樞、董如璧三名，隨卽用事。言無不行，公受賄賂，共爲姦利。伏乞睿斷。

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自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櫟董如璧。並送大理寺根究。

臣察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當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不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夤緣肺腑。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邪。一作枉 分布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戮。賊害善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則

夫挾言路。以罔宸聽。私意旣行。凶燄日熾。出入禁旅。恣爲欺罔。

一作姦

侵盜貨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四方。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及。思固其業。乃復設爲

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謀之在廷。盛夏出師。挑患召釁。使汎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昵比吳曦。利其厚賂。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

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侂胄罪狀著明人怨神怒而猶專懷自用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闢亢本無寸長徒以侂胄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踰登宰輔兵釁既開邊鄙不寧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徇己倚爲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獨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贓罪狼籍訕笑譏罵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祿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除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窺覬之患海內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職臣辭不獲命踴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高一作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爲無負一有爾字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分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邱山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欲存體

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爲陛下陳之侂胄始以肺附夤緣
真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
以慈福太皇太后重幃一作華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胄乃以與聞內禪爲功竊取大

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一作婢竄籍於宮庭剏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

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託以臺諫大臣
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金一作軍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

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自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姪蹤取美官不問

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填于溝壑流離
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啼震天軍需百端科斂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忿神怒

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卽位以來以恭儉守己一作位以仁厚化一作保民無聲色玩好之

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四
夷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鉗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
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

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台一作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邊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遣金使嘗以侂胄首謀爲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誅侂胄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尙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

有罪止于竄斥未嘗誅戮臣切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臣而後得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閭自知閭而徑爲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

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侂胄之意自徇侂胄始雖怙權猶奉內詞凡所設施尙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一作計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後自強之爲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鑿養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險附麗顚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